

## ◎往事情怀

## 年少想离开的地方是故乡

从记事起,我就是个乖乖女。不知道几岁时嬷嬷(山东方言,奶奶)就开始生病,俺娘每天用两摞砖头支起药罐拢火熬中药,还要做着一大家人的饭。不管俺娘摊煎饼还是熬中药,我总是离俺娘的左右,从不哭闹,困了就在娘干活的旁边睡。俺娘说我打小能睡觉。成年后同事们叫我王猪,我十分认可。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脑性、爱吃能睡的人。

孩童时也没有多少特别的记忆,那时嬷嬷身体不好,就记得爷爷,父母每天为嬷嬷的身体操心,家里没有多少欢乐笑声和快活事情。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九六几年,村里(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相州镇高直村)有学校,父亲给我和堂弟起好了上学的名字。我俩结伴来到学校,坐在教室等老师,身边没有几个上学的小伙伴。老师进教室,一个个问叫什么。问到堂弟时,他利落响亮地说:“我叫王滨,是三大爷(我的父亲)给起的名。”当老师问到我时,我说我爹也给起了名,但我忘了。堂弟还没有等老师反应过来,窜出教室找我父亲问给我起的啥名,佩服堂弟反应快。他的聪明、机智随时随地都能表现出来,不管啥时候,兄弟姐妹中数他点子最多。

我上面有同胞哥哥,下面有同胞弟弟,哥哥和弟弟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让着我,他们不敢不让我,爷爷、嬷嬷、父母都宠爱我,我是老辈心中的宝。堂弟王滨看不惯长辈的偏心。记得他故意把我逗哭,专门让嬷嬷拿着拐棍或鸡毛掸子追着打他,嬷嬷的小脚跑起来很吃力……嬷嬷哪能追上着他?这一幕想起来我就能笑出声。60多年了,哪一次想起来都会笑。小学二年级,王滨就回到了父母身边。他离开老家后,上下学没有了伴儿,心里空空的。他是弟,但他是我的主心骨。

童年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去了,小学也很快毕业了。那时,我没考上初中。刚开始我以为是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后来才听说入学通知书是村书记给“收藏”了。因我家那时算是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他们嫉妒,说我家是富农,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能上学。从此,我过上了面朝地背朝天的生活。记得十五岁那年,生产队让下地劳动,挣工分,因年龄小,个子小,干不动重活,小队长就让我拉小车。我给我本家的三哥拉,三哥不但不用我拉,反而让我坐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我走,我美滋滋的——别的女孩子没有人推着走。三哥疼爱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有三哥护着我,我特别开心。

好景不长,三哥当兵走了,我从此开始厌恶田间地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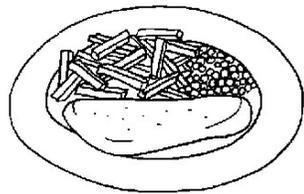
我又大了一点,生产队拿我们这帮女孩儿当壮劳力,夏天汗水浇地,冬天手裂口子,脚上冻疮一茬又一茬,那种日子我是咬着牙熬过来的。庆幸的是我识点字,有点空闲时间就看小说,刚开始看小人书,后来就偷着看小说。那个年代的小说有《苦菜花》《迎春花》《火种》《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岩》《无线电波》《保尔》……只要听说谁有小说,就想想方设法去借,一看小说全身的疲劳就跑掉了。

后来,身边的女伴们一个接一个地嫁人了。那时在我内心深处就有一个信念,我不嫁人,我才十六七岁,我要离开这片土地,离开这个村,离开得远远的。光阴似箭,过去多少年后,现在的我常常回想起过去,小伙伴的身影时常在脑海翻腾。记忆中,有一个人永远留在心里最深处,是他陪我度过了那段困难的青春时代。他贫农家庭出身,在县城上过高中,我们一起劳动,一起在田间地头谈天说地,有共同的语言,高谈阔论之后,心情好,干活也没有那么累了。

18岁,我当兵被分配到福建军区,雷震时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终于离开了“把大好青春葬送”的地方,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来到了内蒙古,在这里扎了根,成了家,从事医护工作,一干就是40年。如今,孩子们都各自成家,过着不用我操心的生活。到了这个年龄的我,时常总是魂牵梦绕地想起“终于离开了的那个地方”,这才是知道了什么叫故乡。

文/王芝润

## ◎寻味日志



## 食豆干

饮食上偏素,因而偏爱豆制品。

春时,蒜苗上市,白嫩鲜绿,蒜杆辛味足。配上脆皮青椒,炒白干,炒茶干或者炒豆包干都成,是时令的下饭菜。

皖中与豆制品发源地淮南不过三百里路,两地相邻,因而传统作坊里豆制品,多受青睐。豆制品从业者多,分布又广。记得在长沙乡下集镇买菜,见有豆制品摊位,询价,摊主那硬生生的长沙话里裹挟着乡音。试着方言问好,摊主也是欣喜,异乡遇故人,倍感亲切。摆起豆制品直接免单递过。其实做豆制品也是辛苦活,只因乡音熟耳,岂能白手受人豆干。

再去广西柳州,陪友人去集

市。友人说这里做豆制品都是你老乡,问原因,他说听口音啊。好奇验证,果然如此,不禁开怀。

好美食,前些日子读《舌尖上中国》导演陈晓卿所著《至味在人间》一书,其中章节《豆腐干文章》一段所写,“喜欢上了巢湖产的一种茶干,几天不吃就想得慌。当地有句著名的话叫搞点干子喝酒,但我更喜欢用它来伴茶。”读来亲切。想年轻时,也如此。与友人居家深聊,到半夜也是意犹未尽。于是砸响邻里小卖部木窗。讨得水酒和茶干,继续深聊。

本地豆腐干有多种,有香干也有臭干,油炸臭干最有味。传统铁锅,炭火,油温适宜,一块块青黑臭干在油里翻滚起泡,外表酥脆,里面豆干白软香。长筷夹起,摆放铁丝篮上沥过油。抹了自制的红椒酱,味足。

一次,逛金陵秦淮河。桥头一家绍兴油炸臭豆腐干生意火爆,队排得歪歪扭扭,长得很。也是好奇,耐住性子跟着队伍,许久捧着小纸盒出来,扎着竹签,挑上很清秀的一小块。完全不是想象那种味,凑个热闹。

想起在长江边安庆。去一家排档,穿白衬衫的老板兼厨子。点了素炒白干,只见他切出白干,浸在半锅热油里,待外皮起酥,用菜篱捞出,混着红椒起锅高火上碟。过了数年,仍会想起。

江南多茶干。位于李太白终老之地的采石,历史多出豆制品,采石茶干色泽暗红、细嚼韧性,对折不裂缝,撕开有裂纹。工厂产业化后,成为超市最寻常见的豆制品之一。

去徽州府道教齐云山,下山在老街闲逛。见有挂着五城茶干招牌,一摞摞的,泡一盏祁门红,伴随着茶干零食,有着惬意。五城茶干始于南宋理宗时期,成熟于元代,隆盛清朝。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尝后赞其美味,特在茶干上印下无字印,誉为有口皆碑。

豆干寻常,每一省都有地产风味。有细嫩有磨砂般粗糙感,一方水土不同,有着差别。读汪曾祺《茶干》,文中有细致描写,“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汪老乡土距离不算远,乡风近似,因而读其文字,乡情浓郁扑面。

想着去乡下农家乐,农家土法制作的豆干味最足,去的人都奔着一碗传统地道的豆干。豆干上桌时,星光闪耀,摆在居中。而那平时所谓“硬菜”屈就一边做着配角。忽然想起有的人也如此,虽衣着朴实低调,但技艺压身,常被拥趸其中。场合下,衣着华贵者,却成了陪席伴客。

豆干低调,却不低俗,有传统复杂工艺加持。如一位青

袍,不及言语,却腹有才华自流露。

文/杨钧

## ◎闲情偶记

## 许自己一个春天

我是不喜欢春天的,相较于夏的热辣分明,秋的醇厚温暖,冬的冷冽孤高,春绵软中庸,乍暖还寒,那纠缠不去的雨丝能落得你的心都潮湿起来;难得出个太阳时,空气里四处飘散着一种慵懒暖昧的气息,让人软得不想动弹。

很多人都说,杭州的春天,是最像春天的了。在我的眼里,绿的柳枝,红的桃花,红和绿,多么俗艳的配色啊,远不如夏的浓绿,秋的金黄,冬的洁白。高中校园的一角有个小花园,一个春日,上写生课时,色彩老师指着一树晚樱对我们说:“粉色对于我们学绘画的人来说,是很俗的颜色,一般要尽量少用。”这话太合少年那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意了,是啊,青春年少的我们,钟爱的是冷漠坚硬的黑白,神秘冷靜的深蓝,张扬明亮的橙黄……春日那大俗大艳的姹紫嫣红,哪入得了少年的眼。

存着这样的偏见,每年的春日,总是在漫不经心中蹉跎,悄然逝去,心中微澜不起。

今年的冬天,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人们封印在这个似乎没有尽头的冬天里。在高楼里封闭久了,对外界的感知越来越麻木迟钝,万不得已要出个门,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匆匆下楼,办完事逃也似的回家,哪有心思多看外面的风景一眼。

一天,孩子上完线上课程,趴在阳台上往楼下看,突然大叫:“妈咪,妈咪,玉兰花开了!”玉兰花开了!我呆了呆,突然反应过来,可不是嘛,都3月初了,往年这个时节,玉兰花是该开了。走到阳台向楼下看去,果然,玉兰花正在怒放,白色的那棵枝头如雪;紫红色的那棵万紫千红,浓艳热烈;那一树粉色则是千娇百媚,生机无限……

玉兰树,在江南是最常见不过的树种,家家户户的房前楼后,都会种上几棵。春寒尚且料峭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开放,算得上是报春之花。在以前,每次见了,不过是心不在焉地看上几眼,从未像今日这般,令我如此欣喜,如此感动!

周末,带着孩子来江边找个人少的地方走走。

阳光温暖和煦,江水澄澈透明,迎春花柔嫩的枝条上缀着点点娇黄,樱树上似笼着绯色的轻云,柳枝新绿初绽,碧桃含苞待放……微风拂过,便有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忍不住伸出手,接住一片,那半透明的花瓣,静静地躺在手心,多么的明亮多么的美好!疫情爆发后因封闭在

家而僵硬郁结的心,在这春的阳光里,在这明媚的春花中,渐渐苏醒活泛。

突然开始后悔,因自己的偏见,曾辜负了多少个俗艳热闹,生机勃勃的春天! 文/王秋女

## ◎生活拼盘



## 白吃果子还嫌酸了

小时候,去邻居家串门,邻居阿姨给了一把杏,由于杏还没到了成熟的季节,难免酸涩。

我吃了一口,赶紧吐出来,说:“这酸得能吃了?”

“传娃子(方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爱称),白吃果子还嫌酸了!”

至此,当我遇到二大妈给的海红子(海红:生长在北方地区的一种果子,成熟之后酸甜可口),还是三大娘给的葡萄,我都会假装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我妈说,白吃果子不能嫌酸,不礼貌,有负于别人的一番好意。所以尽管不好吃,当时也装在兜里,之后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扔掉。我深有不解,难道这就全了人家的好意了?

年前,我整理衣柜,发现儿子的一些衣服小了。有的还没上身,心想要不要送人?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思想在我脑海盘旋翻滚了几个来回,我决定,还是扔了哇。扔了之后,爬在窗台上看到捡破烂的大爷在那拾翻,看到老人把那些衣服捡走了大部分,我估计,他肯定说“谁们家的败家媳妇了,没让你生在二零零年!”唉,我想说,我给了人家,万一人家来上一句“我们的也可(方言:意为“可”)多了!”这让我情何以堪?

其实我认为,如若有人给我能用得上的东西,我没意见,但凡这个人能想到给你,心里还是有你的,也不会和你见外的。虽不是雪中送炭,也算是锦上添花吧。

很多时候,就像吃饭一样,多年前,人们刚刚摆脱了饥饿,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从物质匮乏时代进入到一个衣食无忧的日子。吃多了窝头咸菜以后见到了白面馒头那种香味是过来人谁也体会过的。如今,生猛海鲜、山珍海味,什么没吃过,所以当一桌宴席摆上来的时候,人们总要评头论足一番,这个菜不如那个菜好吃。一个道理,吃的多了,见的多了,便有了挑剔的理由。倘若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道一声“谢谢”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嫌酸了!

白吃果子嫌酸了,白吃面包嫌黑了。一是关系到胃口,再则关系到缺口! 文/杨芳